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0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25.00 元

(每本 5.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述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王尔德 (1)
别墅之夜	毛姆 (42)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王尔德

1

这是温得美尔夫人在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次招待会，班丁克府邸比往常更加拥挤。六位内阁大臣从众议院长招待会上直奔而来，身上还披挂着勋章绶带，美丽的女人们都穿着她们最最漂亮的衣裙。而在藏画室的尽头，站着卡尔司吕的苏菲亚公主，一位十足鞑靼人脸型的贵妇，漆黑细长的眼睛，戴着稀世的绿宝石首饰，高声说着蹩脚的法国话，对每件提到的事儿，都发出一阵放诞的笑声。这真是一群特别混杂的人群。豪华的贵妇们和狂暴的激进派殷勤交谈。深负时望的传教士和著名的无神论者衣履相接。一群道貌岸然的主教从这间屋子跑到那间屋子，跟踪着一位胖胖的女歌剧明星。在楼梯平台上站着几位皇家学院院士，假充内行，在品评名画。据说有一段时间内，餐厅里挤满了一时俊杰。说实话，这是温得美尔夫人最美好的一晚，公主一直呆到差不多十一点半钟才离去。

公主一走，温得美尔夫人马上回到藏画室，同贝斯莱公爵夫人谈上了，那儿一位赫赫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严肃地对另一位怒气冲冲的匈牙利歌唱家解释音乐的科学原理。

温得美尔夫人显得无比美丽，雍容华贵的象牙般的颈子，一双蓝色毋忘我花似的大眼睛，还有盘在头上沉甸甸的金色发髻。十足的纯金色——不像那些稻草般的、眼前正冒名顶替纯金色盛名的淡黄色，这种纯金色是交织在阳光中的，或是隐藏在罕见的琥珀之中；这一头金发给她脸上显示出圣徒的形象，却也掩饰不了她罪人的魅力，确是心理学研究的奇妙的对象。她年轻时就发现了条真理，最最与天真烂漫相似的莫过于放荡不羁了。而且由于一连串轻率的鲁莽行为，其中大半没有任何恶果，她获得了一位尤物应得的宠遇。她不止一次更换丈夫；真的，德勃雷特恩赐她结了三次婚；既然她至今没有更换过情夫，因此社会上早已不再对她风言风语了。她如今年已四十，没有儿女，而那种寻欢作乐的非凡的激情就是使她保持青春长在的秘密。

突然她渴望地环视了一下室内，用她清脆低沉的嗓音说：“我的手相学家在哪儿？”

“你的什么呀，格莱迪斯？”公爵夫人不由得一怔，叫了起来。

“我的手相学家，公爵夫人，如今我离开他就活不成。”

“亲爱的格莱迪斯！你老是别出心裁。”公爵夫人埋怨着，心想手相学家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千万别是和脚病学家一类的货色。

“他每星期两次来看我的手，”温得美尔夫人接着说，“这太有趣啦。”

“天晓得？”公爵夫人嘟嘟囔囔，“他居然还是治手脚病的人。叫人恶心，但愿他是个外国人。那还过得去。”

“我准得把他介绍给您。”

“介绍他！”公爵夫人喊出声来，“你是说他就在这儿？”接着她就找她的玳瑁扇子和陈旧的挑花披巾，像是准备要走的样子。

“当然他在这儿；我做梦也不会忘掉在晚会里邀请他的。他说我有只通灵的手，要是我的大拇指稍微那么短一丁点儿，我准得成为一个厌世的人，住进修道院去。”

“喔，懂啦！”公爵夫人说，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他只是个算命卜吉的吧？”

“也卜凶，”温得美尔夫人答道，“卜过去也卜未来。譬如明年我就要大祸临头，水陆不吉，所以我准备住在高悬空中的气球里，每晚用篮子把晚饭吊上去。这些全写在我的小指上，或是在我的手掌里，我也忘掉究竟在哪儿啦。”

“但是，这是在亵渎上帝，格莱迪斯。”

“我亲爱的公爵夫人，这一次上帝也经得住亵渎的。我认为每个人每月都得去看一次手相，这样就能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当然，人们还是照样去做，然而在事先得到警告倒也很有趣。这会儿，要是没人马上把波特琪斯先生找来，那我就亲自去。”

“让我去叫吧，温得美尔夫人。”一位身材颇长漂亮的年轻人说，他正带着饶有兴趣的笑容，站在一旁，听她们的对话。

“多谢多谢，亚瑟勋爵，可是我怕你认不出。”

“要是他恰如您所说的那么神奇，温得美尔夫人，我是不会找不到他的。请您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子，我立刻把他带到您这儿来。”

“好吧，他一点也不像个手相学家。我是说他毫无玄妙、

神秘或是怪诞之态。他身材矮小强壮，头顶光秃得可笑，戴着一副大大的金丝眼镜；他既像家庭医生，又有点像乡村讼师。太抱歉了，可那不是我的过错。人们长得真讨厌。我的那些钢琴家活像是诗人，而我那些诗人呢，却又看来像是钢琴家。我记得在上一季里，曾经邀请了一位最最可怕的阴谋家来吃晚饭，他炸死过许多人，老是穿着一件锁子甲，袖里藏着匕首，你可知道他来时竟像位慈祥的老牧师，整整开了一晚上玩笑？当然，他很讨人喜欢，即使那样，我还是万分失望。我问他锁子甲的事，他只是大笑，还说这东西在英国穿起来太冷了。啊，波特琪斯先生来了！好吧，波特琪斯先生，我要你给贝斯莱公爵夫人看看手相。公爵夫人，请您把手套脱了，不是左手，是那一只。”

“亲爱的格莱迪斯，我想不太好吧。”公爵夫人说，一面无可奈何地把那只油腻斑驳的羚羊皮手套脱下来。

“交际场上有趣的事，”温得美尔夫人说，“总不会是好事。可是，我得给您介绍，公爵夫人，这位是波特琪斯先生，是我得意的手相学家。波特琪斯先生，这位是贝斯莱公爵夫人，要是你说她的月亮山纹比我的还大，我就再也不会相信你啦。”

“我敢说，格莱迪斯，我手上决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公爵夫人一本正经地说。

“尊敬的夫人，您说得真对，”波特琪斯先生说，一面瞧着那只手指又短又方的小肥手，“月亮山纹没有发展开。那条命纹无论如何是出色的。请您把手腕弯一下。谢谢您。上面三条手腕纹，清晰非凡！您将长命百岁，公爵夫人，而且百事如意。顺天安命，守身谦和，心地纹”

“现在，你得照直说，波特琪斯先生。”温得美尔夫人喊道。

波特琪斯先生恭了恭身，他说：“我一定遵命，倘若真有过什么的话，可是很抱歉，我看到的是感情诚挚，洁身自爱。”

“请你说下去，波特琪斯先生。”公爵夫人说，看来十分满意。

“理财是您，尊敬的夫人，最大的品德。”波特琪斯先生继续说下去，温得美尔夫人忍俊不禁，发出了一阵大笑。

“理财是件好事。”公爵夫人得意地讲了起来，“我和贝斯莱结婚的时候，他有十一个古堡，可就是没有一所适于居住的房子。”

“如今他有了十二所房子，古堡却一个也没有。”温得美尔夫人喊着。

“是呀，我亲爱的。”公爵夫人说，“我喜欢……”

“舒适，”波特琪斯先生说，“现代化的设备，而且每间卧室里都有热水。尊敬的夫人，您完全做得对。我们的文明唯一能够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舒适。”

“你对公爵夫人的品性讲得真妙，波特琪斯先生，现在你也得说说福罗拉小姐的了。”应着微笑的女主人的点头示意，一位高挑身材、一头苏格兰淡茶色头发、肩胛骨耸起的女郎，笨拙地从沙发后面走出来，伸出一只细长而瘦骨嶙峋的手来，指头扁得像医生用的压舌片。

“啊，我看是一位钢琴家！”波特琪斯先生说，“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也许并不是位音乐家。很谨慎，很忠诚，非常喜欢动物。”

“没错!”公爵夫人大声说,转身对着温得美尔夫人,“说得对极了!福罗拉在麦克罗斯基府邸养了12只柯利狗^①,要是她父亲容许她,她会把我们城里的房子全变成动物园的。”

“是啊,这正像每星期四晚上我在家里的所作所为,”温得美尔夫人边笑边喊着,“只是比起柯利狗来我更喜欢雄狮。”

“这是您唯一的过失,温得美尔夫人。”波特琪斯先生说,夸张地鞠了一躬。

“要是女人不能干点动人的韵事,她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而已。”这是夫人的回答,“但是你还得给我们大家看看手。来吧,托玛斯爵士,把您的手伸出来给波特琪斯先生瞧瞧。”于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绅士,穿着一件白色小礼服,走向前来,伸出了一只厚实粗糙、中指特长的手。

“冒险的气质,以前有过四次长途旅行,还会再来一次。曾经有过三次覆舟之灾。不,只有两次,下次旅行还得有一次。一位强硬的保守党,循规蹈矩,热衷于收藏古董。在16岁和18岁之间,患过一次重病。快30岁时继承了一笔遗产。最最憎厌猫和激进派。”

“太精彩了!”托玛斯男爵嚷起来,“你一定也要看看我妻子的手。”

“您续弦夫人的,”波特琪斯先生轻轻地说,一面还是握着托玛斯男爵的手,“您续弦夫人的手,您真是太抬举我啦。”但是,玛维尔夫人,一位脸色忧郁的妇人,棕色的头发,多愁善感的睫毛,完全不愿把她的过去和未来公之于众,温得美尔夫人无计可施,只得劝说那位俄罗斯大使柯尔

夫先生，甚至代他把那双手套也脱了下来。事实上，许多人看来都害怕面对这位老是满脸堆笑、戴着金丝眼镜和有一双又亮又圆的眼睛的古怪的小人物；当他在众人面前告诉可怜的弗莫夫人，说她根本不欣赏音乐，而是极其喜欢音乐家时，大家一致认为手相学这门科学太危险了，除非密室面谈，简直不应加以鼓励。

亚瑟·萨维尔勋爵对弗莫夫人的不幸遭遇一无所知，他一直怀着极大兴趣在注视波特琪斯先生，而且满腔好奇心，很想也能让他看看自己的手相，却又有点儿羞于凑上去，于是穿过屋子走到温得美尔夫人座前，带着一脸动人的忸怩，问她波特琪斯先生会不会见怪。

“当然，他不会见怪，”温得美尔夫人说，“他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所有我的那批雄狮，亚瑟勋爵，都在表演节目，我叫他们跳铁环，他们就得跳。但是我得事先警告你，我会把一切告诉西比尔。她明天来和我一块吃午饭，商量帽子的事。要是波特琪斯先生说你的脾气不好，饕餮成性或者在佩斯华脱还有个妻子的话，我一定会全部告诉她。”

亚瑟勋爵一面微笑一面摇头。“我不怕，”他答道，“西比尔了解我，正如我了解她一样。”

“啊！我听你说这话，有点儿遗憾。婚姻的真正基础应当是彼此间的不了解。不，这可不是挖苦，我是过来人。无论怎么说，这种经验人人都有过。波特琪斯先生，亚瑟·萨维尔勋爵要你给他看手相，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千万不要说他已经和伦敦最美丽的小姐之一订了婚，因为这事一个月前就在《晨报》上登过了。”

“亲爱的温得美尔夫人，”吉特波侯爵夫人叫道，“请您

让波特琪斯先生在这儿多留一会儿。他刚才说我应当上舞台，我觉得很有趣。”

“如果他对您说这样的话，吉特波夫人，我非把他叫走不可。马上过来，波特琪斯先生，来看看亚瑟勋爵的手。”

“好吧，”吉特波夫人说，嘴巴一撇，不满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要是不让我上舞台，至少也得让我当个听众。”

“当然罗！我们都是听众的一部分，”温得美尔夫人说，“现在，波特琪斯先生，你一定得说些好话给我们听听。亚瑟勋爵是我的宠儿中的一个。”

但是，波特琪斯先生看了亚瑟勋爵的手之后，他的脸色变得惨淡得出奇，而且一言不发。他全身像是颤抖了一下，两道浓眉古怪而不安地跳动起来，只有在他感到惶惑时才会这样。他那黄黄的额头上渗出大粒的汗珠，像是有毒的露水，粗壮的手指变得又冷又湿。

亚瑟勋爵并没有忽视这种激动的奇异表情，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为他自己感到恐惧了。他一时冲动，真想从屋里冲出去，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最好还是面对绝境，不论这绝境是什么，总比留在这种险恶而又捉摸不定的处境中好些。

“我等您讲下去，波特琪斯先生。”他说。

“我们都在等你的话。”温得美尔夫人叫了起来，一副要发脾气和不耐烦的样子，但是这位手相学家还是没有回答。

“我相信亚瑟也是要上舞台的，”吉特波夫人说，“而在您的申斥之后，波特琪斯先生就不敢对他那么讲了。”

突然间，波特琪斯先生放下了亚瑟勋爵的右手，又拿起了他的左手，弯着腰慢慢地细看，那副金丝眼镜看来几乎要触到手掌。有一瞬间，他的脸色变得煞白，成了一副可怖的

面具，但是不久又恢复到他原来的沉着，抬起头望望温得美尔夫人，强作笑脸地说：“这是一位使人着迷的年轻人的手。”

“当然是罗！”温得美尔夫人答道，“他会是一位使人着迷的丈夫吗？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

“所有使人着迷的年轻人都会是的。”波特琪斯先生说。

“我认为做丈夫的不能太使人着迷，”吉特波夫人凄凉地自语着，“这太危险了。”

“我的宝贝儿，丈夫从来也不会太使人着迷的，”温得美尔夫人喊道，“但我要知道的是细节。只有细节才是有趣的。亚瑟勋爵会有什么遭遇呢？”

“好吧，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亚瑟勋爵要出去旅行

“对，他的蜜月，当然罗！”

“还要失掉一位亲戚。”

“我但愿不是他的姊妹吧？”吉特波夫人说，声调凄惨。

“肯定不是他的姊妹，”波特琪斯先生说，把手一挥，表示大不赞同，“只是一位远亲。”

“是呀，真让人太失望了，”温得美尔夫人说，“我明天简直没有什么话可以对西比尔说了。如今还有谁去顾到远亲。这类事几年前就过时了。无论如何，我想她手头最好准备一块黑纱，您知道，到教堂去用的。现在去吃晚饭吧。他们肯定把什么东西都吃光了，也许我们还能喝到一点热汤。弗郎休曾经做得一手好汤，眼下他给政治搞得六神无主，我对他都不准了。但愿布朗杰将军不会埋怨。公爵夫人，我看您一定腻烦了吧？”

“一点不，亲爱的格莱迪斯，”公爵夫人答道，蹒跚地走

向门口，“我听得津津有味，这个脚病学家，我指的是手相学家，有趣得很。弗罗拉，我的玳瑁扇子在哪儿？弗罗拉？喔，多谢你，托玛斯男爵，多谢你。我的挑花披巾呢，喔，谢谢你，托玛斯男爵，我看准你是个好人的。”这位尊贵的老太太挣扎着走下楼梯，总算只掉落了两次香水瓶。

就在这个时候，亚瑟勋爵一直靠在壁炉旁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对那即将来临的恶运忐忑不安。他悲哀地对他的妹妹笑了笑，他妹妹正依偎着柏林达尔勋爵的手臂从他面前飘然而过，她的粉红色锦缎和珠饰使她显得婀娜动人。他几乎没有听见温得美尔夫人叫他一块走。他想着西比尔·梅顿，一想到他们之间会发生隔阂，不由得眼里充满着泪花。

看到他，人们会说尼米昔斯已经偷去了巴拉丝的护身盾，而露出了高尔贡^②的脑袋，他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脸由于哀愁变成了大理石雕。他过着有钱有势的世家子弟优闲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摆脱掉日常的琐屑，沉浸在旖旎而又稚气的轻松愉快之中；而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神秘命运的可怕，特别是劫数的严酷。

这看来是多么疯狂和荒谬啊！难道这就是他手上写下的一切吗？他不能看懂自己手上所写的是什么，但是别人反倒可以辨认。写在他手上的是一些罪恶可怖的秘密，一些血迹斑斑的罪行吗？难道不能逃脱这个劫数吗？难道我们还比不上被一种看不见力量所摆弄的棋子？还比不上掌握在陶工手里、全凭他的想象做成、连结果好坏都不知道的器皿？是荣誉还是耻辱呢？他的理智反抗着这种看不见的力量，但却感到有某种悲剧即将来临，他突然被招来承担这种令人不能负

荷的重担。演员真太幸运了。他们可以选择上演悲剧或喜剧，选择他们将要受苦还是作乐，大笑还是流泪。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就不一样了。大多男女被迫扮演他们力不胜任的角色。我们的吉尔登斯吞^③给我们扮演哈姆雷特，而哈姆雷特却得像哈尔王子^④那样开玩笑。世界是个大舞台，但这出戏的角色却都配错了。

突然，波特琪斯先生走进屋里，看到亚瑟勋爵不由地怔了一下，他那粗陋肥胖的脸变得青里泛黄。两个人面面相觑，沉默了一会儿。

“公爵夫人掉了一只手套在这儿，亚瑟勋爵，她叫我给她拿去，”最后波特琪斯先生还是开口了，“喔，原来在沙发上！晚安。”

“波特琪斯先生，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直截了当回答我。”

“下次谈吧，亚瑟勋爵，公爵夫人很着急。我看我一定得马上走。”

“你不能走。公爵夫人不着急。”

“不能让太太们等着，亚瑟勋爵，”波特琪斯先生尴尬地笑着说，“女人总是爱不耐烦的。”

亚瑟勋爵恼怒而又轻蔑地噙起他那线条清晰的嘴唇。在他看来，可怜的公爵夫人在这个时候是无关紧要的。他穿过屋子走到波特琪斯先生站着的地方，伸出了他的手。

“告诉我，你看到些什么，”他说，“直说吧，我一定得知道。我不是个小孩子了。”

波特琪斯先生在金丝眼镜后面眨眨眼，不安地捋动着双脚，手指神经质地摆弄他的表链。

“您怎么知道我在您手上看出的比告诉您的还多呢？亚瑟勋爵？”

“我知道你没全说出来，你一定得说明白。我会给你钱的。给你一百镑的支票。”

贪婪的眼光闪亮了一下，又变得毫无表情了。

“金币？”波特琪斯先生最后低低地说。

“当然罗，明天我就给你把支票送去。你是哪个俱乐部的？”

“我没参加俱乐部。这就是说，暂时还没有。我的住址是……但是，允许我给您一张名片。”于是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镶金边的名片。波特琪斯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递给了亚瑟勋爵。亚瑟勋爵念了一下：

塞泼铁木斯·R·波特琪斯

职业手相学家

西月街 103 号 a

“营业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波特琪斯先生机械地嘟囔了一句，“全家看手相，可以打折扣。”

“快一点。”亚瑟勋爵喊了声，脸色十分苍白，把手伸了出来。

波特琪斯先生不安地望了望四周，拉上了厚厚的门帘。

“得花点儿功夫哟，亚瑟勋爵，您最好坐下来。”

“快一点儿，先生。”亚瑟勋爵又喊了起来，怒气冲冲，在擦得锃亮的地板上跺着脚。

波特琪斯微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放大镜来，一面用他的手帕仔细地擦着。

“齐了，准备好了。”他说。

十分钟之后，亚瑟·萨维尔勋爵因害怕而脸色煞白，双眼愁苦，看不见也听不见散立在条纹雨篷下穿皮号衣的仆役们，冲出了班丁克底邸。夜深苦寒，广场四周的煤气灯在料峭的风里时明时灭；但是他的双手热得发烧，前额火焚似地滚烫。他一个劲向前冲去，活像个醉汉那样跨着摇晃的步子。一个警察在他走过时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又有个乞丐猫着腰从门洞里跑出来乞讨施舍，看到施主的脸色比自己还要凄惨，不禁害怕起来。亚瑟勋爵偶尔在灯下停了一下，瞅瞅自己的双手。满以为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便从颤抖的嘴唇间发出一声轻轻的惨叫。

谋杀！这就是那位手相学家在手上看的。谋杀！连夜空似乎也知道它，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吼叫着它，黑暗的街角也充满了它的声音。它从屋顶上向他狞笑着。

最初，他走到公园，阴沉沉的林带似乎使他神魂颠倒。他疲乏得靠在栏杆上，把额头贴在湿淋淋的金属上冰一冰，谛听着树木抖动的沉寂。“谋杀！谋杀！”他不断地重复着，好像这种重复可以使这个词的恐怖消失似的。他自己的声音使得他不寒而栗，可还是希望“回声”可能听到他，使这个沉睡的城市从梦里醒来。他感到有种疯狂的渴望要拦住那些偶然路过的行人，把一切都向他抖搂出来。

以后他漫步经过牛津街走进了一条狭窄的下流小巷。两个满脸脂粉的女人，在他走过时，向他做了个鬼脸。从一处黑暗的院子里，传出了诅咒和殴打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尖锐的叫喊，而在潮湿的门廊里，他看到一些缩成一团的弯腰弓